

明季北畧

卷二十
上



10478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一

錫山計六奇用賓編輯

崇禎十七年甲申

元旦文武亂朝班

京師文臣俱寓西城而朝班則列于東。武臣俱寓東城而朝班則列于西。甲申元旦。旦上視朝最早。止一大金吾立班時。鐘聲已絕。金吾啟奏。群臣不聞。鐘鼓聲謂聖駕未出來者。益遲。令再鳴鐘。啟東西門。遠近聞之。自皆疾馳。乃諭鳴鐘。且勿啟門。永不閉。又久無至。明季北畧卷二十一

者。乃欲先謁太廟。後受朝。呼駕鑾輿。蓋駕輿馬。與立仗馬。約用百餘時。又一無備。將長安門外朝官所乘馬。悉驅入端門。將欲登輦。司禮又恐外馬不馴。或多嘔噉。奏止之。又諭受朝而後拜廟。再登座以候。文武官從東西長安門入者。以天顏正視。竟不敢過中門。文則直入武班。從螭頭下。偃僕而入。東班武亦直入。文班從螭頭下。蹲俯而入。西班有新科榜眼宗之繩。父名劫者。以召對稱旨。竊仕職。方贊畫品最高。潔亦龜形。而過于東班。受朝後。聖駕入廟。六品以下官不

應陪祭者。馬以掠入而步回。總非兆也。不出百日上。手撞鐘。百官無一至者。兆已見于此矣。獨可異者。三月二十一日。百官朝賀。李賊擁擠爭進。被棍撲逐。門久不啟。露立以俟。吁何前倨而後恭也。是可誅矣。

風變地震

正月初一庚寅。大風霾。震屋揚沙。咫尺不見。占曰。風從乾起。主暴兵至。城破。時鳳陽守陵谷國珍奏報地震。

降乩

明季北畧

卷二十

二

上以風震有憂色。沐浴焚香。拜天默禱曰。方今天下大亂。欲求真仙下降。直言朕之江山得失。不必隱秘。仙卽降乩曰。帝問天下事。官貪吏要錢。八方七處亂。十爨九無烟。黎民苦中苦。乾坤顛倒顛。干戈從此起。休想太平年。上見詩默然不悅。

大清朝改元

正月初一日

建州定國號曰 大清改元順治

李自成僭號

初三壬辰。李自成稱王于西安。僭國號曰大順年號。

日永昌以宋獻策爲軍師。牛金星爲丞相。設六政府。各尙書一人。侍郎二人。左侍郎則皆隨征。吏之宋企。郊戶之楊建烈。兵之喻上猷。禮之鞏煇。刑之陸之祺。工之李振聲等。皆明臣之降附者。

是日自成遣劉宗敏。李過等。率衆二萬爲前鋒。所過皆破。自成得報。曰。可長驅矣。遂留文官并武將李友。數人守西安。自率馬步五十萬。與諸將從禹門渡河。掠河東。河津。稷山。滎河。臨晉。一路俱陷。垣曲知縣。遞降表。一云。自成初二發兵。至十四癸丑。過河。平陽。明季北畧。卷二十。

三

自成移牒兵部。約戰。言。三月十日至。兵部執牒者。則京師人。自涿州還。值逆旅孤客。予十金。代投兵部。以爲詐。斬之。

李明睿議南遷

正月初三日

上召左中允李明睿。陛見。明睿。南昌人。以總憲李邦華。總督呂大器。特薦。起田間。至是。召對德政殿。上問禦寇之策。明睿請屏左右。密陳趨進御案。言。臣自蒙召以來。探聽賊信頗惡。今且近逼畿甸。此誠危急存

亡之秘。只有南遷一策。可緩目前之急。上曰。此事重
未可易言。以手指天。言上天未知如何。明睿曰。天命
微密。當內斷聖心。勿致噬臍之憂。上四顧無人。云。此
事我已久欲行。因無人贊襄。故遲至今。汝意與朕合。
但外邊不從。奈何。此事重大。爾宜密之。切不可輕洩。
洩則罪將坐汝。上還宮。賜宴文昭閣。及太原陷。明睿
復跪勸。上深許之。下部速議。而兵科給事中光時亨
首忝爲邪說。言不殺明睿。不足以安人心。上曰。光時
亨阻朕南行。本應處斬。姑饒。這遭。然而南遷之議寢
矣。

明季北畧

卷二十

四

曾應遴言撥亂之策

初四癸巳。工科曾應遴言。今之紳富。皆衣租食稅。安
坐而吸百姓之髓者。平日操奇贏以愚民。而獨擁其
利。臨事欲貧民出氣力以相護。無是理也。秦籓之富
甲天下。賊破西安。府庫不下千百萬。悉以資賊。倘其
平日少所取民。有事多發犒士。未必遂至于此。今之
紳富亦宜稍捐以賑貧。亦救民撥亂之策也。

福嗣王奏

初五甲午福嗣王奏王寶實係無存。蓋爲世子時自竊以獻賊者。郵保定監軍任棟死事。贈光祿卿。

議撤甯遠

初六乙未工科高翔漢言自出口來數月。忽接遼撫黎玉田。永撫李希沈揚。稱復有入塞情形。甯遠逼近。不可示以單弱。而調兵南征。豈稱異策。

時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請棄山海關外甯遠前屯二城。徒吳三桂入關屯宿近郊。以衛京師。廷臣皆以棄地非策。不敢主其議。

明季北畧

卷二十

五

自前後屯失守甯遠孤懸二百里外。三面皆絕域。守禦極難。且寇氛日迫。三輔震恐。則撤兵歸守關門。挑選銳士。西行遏寇。亦救亂之一策。閣臣持之不可事竟寢。蓋泥于前說而不知變也。按東陞戍兵崇禎初年。經畧臣有棄甯遠守關門之策。是時方內安甯。無故棄邊地。失天險。是漢棄涼州之議也。故識者謂爲非計。至末年寇躡中原。名都大藩。潰陷相望。而關外所存止于六城。緩急輕重大異。昔日而庸臣膠柱之見。猶不知釋疆場之憂。救堂

與之急卒至。強守虜境。十六入關。二十抵豐潤。而京師陷矣。悲夫。

曾應遴奏江右事

初七丙申。兵科曾應遴言。臣鄉江右。自橋頭失守。而賊從永破。吉。揮嶺兵破。而賊破萍及袁。呂大器禍急。不能駕馭。左師臣早已言之。今江督更置之時。卽合閩越之力。以虔鎮副將鄭鴻逵。與芝龍爲兄弟。緩急可不煩撥調。有云益王走閩中。建昌潰于十一月初二。撫州南豐同陷于初七。并有言贛失守。而虔撫之

明季北畧

卷二十

六

報杳然。莫必諸臣真醉夢矣。

保定撫徐奏義衿陳延祚破家養士。厚捐全城。

李自成

初八丁酉。自成陷平陽。沿河州縣望風瓦解。皆置僞官。有防禦使大尹等官。初九戊戌。山西逃兵南下。江北震恐。路振飛派兵防河。副將金聲桓守徐。周任鳳守泗。周爾敬守清口。

何騰蛟

十二辛丑。漕撫路振飛言。淮徐道何騰蛟。整頓徐方。

有功今陞楚撫已成之緒恐廢有同知范鳴珂二十年安于府倅恬守可知卽以補騰蛟缺可稱並美

元宵賊入城

北京每歲正月初八燃燈至十八止作元宵節是年連夕皎月九門不閉金鼓震天每門自城外入者以千百計皆以闢元宵爲名達旦不出守者曰何每夕見其入不見其出也時闢元宵賊俱腰纏數百金既入城大者買將小者買兵各守城上部內貪其厚賄竟不核也及三月賊至離城二里佯守城賊多置鐵

明季北畧

卷二十

七

子砲中不向下擊而向上發俱打空中不傷一賊久之賊度鐵子已盡乃悉薄城城上已無鐵子砲徒乾響而已衆議徃工部請箭行未及賊用高木續接圍以紬布使礮兒魚貫而登守者不拒反以手援之入賊旣上發三砲守者悉脫衣反服俱平日號衣也見有不反服者卽以刀砍之遂大潰蓋元宵九門分股踴進賊已萬千伏城內矣

無錫王季重入朝房腰間銀帶被人割去朝內有偷兒時事可知矣

李建泰督師

李建泰字復余。山西曲阜縣人。天啟五年己丑進士。崇禎季年爲大學士。甲申正月。上憂寇于臨朝。日向閣臣興歎曰。賊勢如此。閩外無人承任。府庫殫竭。將如之何。卿等能無爲朕分憂哉。建泰進曰。主憂如此。臣敢不竭駑力。臣晉人。頗知賊中事。願以家財佐軍。可資萬人數月之糧。臣請提兵西行。上大喜。慰勞再四日。卿若行。朕當訪古推轂禮親餞之郊。不敢輕也。十六己巳。建泰揭請出師。因題用衛貞固凌駟郭中

朝季七畧

卷二十

八

傑上諭。卿卽整裝就行。且見忠奮所請。吏部卽用。所需旂牌。勘合照例。速給。建泰又曰。進士石嶺願單騎走陝北。連甘肅甯夏之兵。外連羌部。召募忠勇。勸輸義餉。勦寇立功。否亦內守西河。扼吭延安。使賊不得東渡。上悅。欲用石嶺。建泰曰。俟臣西行。酌而用之。二十己酉。郭中傑實授副總兵。督輔中軍旗鼓。上命查大明集禮中邊將。授銜告廟禮。看議。安行。二十三壬子。建泰揭薦布衣羅天錦。如議用。介松年着以科銜。催餉有功。實授。二十六日乙卯。上命建泰出師。行遣

將禮寅時命駙馬都尉萬禕以特牲告太廟卯時上
臨軒廷授建泰節劍殿樑響聲大作如催折然己時
備法駕御正陽門親餞官軍旗幡十餘萬自午門外
排至正陽門外旌旗金鼓甚盛文武百官俱至列席
十九文東武西御席居中御用金臺爵皆飲大寶石
是累朝重器諸臣則皆金杯也命五省掌印侯伯內
閣六部都察院掌印官及京營總協侍坐鴻臚贊禮
御史糾儀將軍侍衛設宴作樂上親遞酒三杯曰先
生此去如朕親行卽以三杯賜之復出御撰手勅獎
諭親臨正陽用寶以賜內瑞爲掛紅簪花鼓樂導上
方劍而出上目送之良久返駕是日大風揚沙占曰
不利行師太監韓贊周奏南京地震建泰乘肩輿甫
出宣武門輿杠忽折識者憂之諸臣又公饒于護國
寺建泰意氣英英言方入寺時視其印綬忽發大如
斗同官相與賀曰此指日成功取金印如斗兆也授
進士凌駟職方司主事隨輔臣監軍西洋人湯若望
隨行脩火攻水利進士程源私與凌駟曰此行也兼
程抵太原收拾三晉猶可濟也若三晉失守無能爲

矣。二十七丙辰。建泰奏徵臣馳往太原。因過救河東。分守李正脩上命金毓峒監軍赴晉。允正脩赦罪。督輔軍前效用。建泰出都道間山西烽火甚急。家存亡未卜。益遲遲以行。日行止三十里。師次涿州。營兵三千。逃回行至順德府廣宗縣。紳衿城守不納。攻破之。殺鄉紳王佐。答知縣張宏基。是日卽移兵出城。二十九戊午。建泰聞家被焚掠。爲之奪氣。兵過東光不戢。士民閉城拒守。建泰怒。留攻三日。破之。二月初九戊辰。御書親敕建泰。敕臨德通津昌密六處。悉聽督輔。明季北畧 卷二十

十

調遣。三月初五癸巳。建泰病甚。兵潰。初十戊戌。甯武報至。畿輔震動。程源謂魏藻德曰。建泰何爲尙住河間。其標下總兵馬稔有兵萬人。令速赴居庸。與唐通協守。猶可以鎮撫萬一。不聽。京師破。建泰入城。賊禮遇之。

聞賊急。建泰遁匿。未幾降。自成爲相。大清朝立。

建泰與謝陞馮銓俱爲內院大學士。及姜瓖起兵。

又召建泰爲相。瓖敗。大清執之。建泰有妾五十。

人。逃歸。語之曰。吾今必死。汝輩有一人肯從吾否。

諸妾俱掩面而笑。竊相謂曰：汝固應死，吾等謂何。建泰尋祓殺，其身長而黑鬚髯。昔崇禎丙子，建泰主試江南，九日大宴雨花臺，百官送之。建泰坐轎中，歎曰：不覺又重陽矣。蓋感日月之易遷，知其貪生之念重也。

上諭

十七丙午，諭兵部：山東土寇出沒，外解梗阻，撫按全無奏聞，著卽掃蕩，以通餉道。又諭：寇患地方，人心不固，聞警逃避，法紀蕩然，亟行賞罰，用示勸懲。如山明季北畧，卷二十。西保德州固守有功，已命破格叙擢，其倡逃者，不論宗室官紳，立行拿問。

彭瑄奏

十八丁未，工科彭瑄奏：往者逆賊犯楚，實由人心惑于三年免苻，一民不殺之僞示耳。又見撫臣李乾德懸示免征，益復勇躍。倘皇上大下蠲詔，通行曉諭，更當何如。近傳十六十七年寬赦，何如寬之十八年，使賊滅後，猶有餘力，并奇荒赤地，通行酌免，使老幼捧檄泣下，非目前第一義乎。武昌破時，沿江積屍千里。

州縣收復。原任官戴罪不敢任事。必待選補。選補之臣功名與性命較。則輕決不赴。任罪以規避而止。何益于地方之緩急。請查陷城各官。除開門迎先逃外。調補無官地方。以聯絡人心。似爲切要。

馬士英奏

十九戊申。鳳督馬士英奏太湖踈防失守。中書張同儻奏。劫豐破甯是兵。非賊。命該部行檄督撫。卽擒梟。示鄖陽推官朱翊辨。奏周士奇。以鄖人監鄖。棄城先遁。平陽鎮臣陳尙知。投賊爲前驅。

明季北畧卷二十

東陽許都

十一

二十己酉。上海舉人何剛言。忠義智勇之士。在浙則有東陽義烏。昔時名將。勁兵多出其地。臣熟知東陽生員許都。天性忠孝。素裕韜鈴。一見知人。能與士卒同甘苦。乞用許都。以作率。東義徽歙二方之奇才。臣願以布衣奔走。聯絡。悉遵戚繼光法。申詳約束。開道忠義。一歲之餘。可使赴湯蹈火。臣見進士姚奇。九夏供祐。桐城生員屠岐。陝西生員劉湘客。山西舉人韓林。皆憂時有心。乞頒手詔。會天下豪傑。則忠義智勇。

通。袂。而。起。助。皇。上。建。業。矣。廿。二。日。辛。亥。上。諭。吏。兵。刑。三。部。舉。人。何。剛。條。奏。儘。多。可。採。著。授。職。方。主。事。卽。令。往。東。陽。義。烏。練。絡。義。勇。練。成。勁。旅。以。資。勦。寇。之。用。又。允。何。剛。奏。許。都。姚。奇。允。作。何。委。用。該。部。速。議。二。月。廿。二。辛。巳。御。史。吳。邦。臣。奏。浙。寇。立。剪。諭。部。陳。子。龍。蔣。若。萊。才。長。定。亂。作。何。優。異。先。是。東。陽。之。變。實。主。許。都。都。故。副。院。宏。綱。之。孫。任。俠。好。義。遠。近。信。服。縣。令。姚。孫。渠。貪。虐。殘。民。借。名。備。亂。橫。派。各。戶。輸。金。而。坐。都。以。萬。都。家。實。中。產。勉。輸。數。百。金。自。詣。告。竭。孫。渠。大。怒。摘。都。行。明。季。北。畧。卷。之。二十。三。

刻社彙姓氏。謂是結黨造反。極格之時。輸金者盈庭。闕然沸亂。有姚生者。執孫渠于座。按之堦下。而晉之。群擁許都爲主。巡按御史左光先聞變。卽調台州行。勦所至屠掠。東陽湯溪蘭溪民各保鄉寨。拒敵。官兵。大敗。光先遂以許都反聞。集兵處餉。人人倖功。杭州。指官陳子龍。謂都實非反者。遣生員蔣若來。賈書諭。之。都卽率同事十三人。指杭投獄。子龍爲之請。光先。不許。悉斬之。盡隱孫渠之過。命之復任。三月初六甲。午。光先奏大寇就殲。有旨陳子龍定變可嘉。著授兵。

科給事中。

劉孔昭殺叔

廿三壬子。操江劉孔昭殺其叔萊臣。萊臣應襲嫡嗣。爲孔昭父。蓋臣僭襲孔昭復冒之。及官操江。遂捕萊臣斃之。獄。

是日賊破趙城。

廿四癸丑

內閣陳演三年考滿。加少保。吏部建極殿。應子中書。兵部奏李輔明抗賊死戰。特贈左都督子謚。真定。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

十四

參將李茂春報流寇過河。平陽府縣開門盡逃。高傑兵搶掠河東一帶。張縉彥言臣浙自舊撫熊奮渭潦倒之後。海上僅有虛名。民壯則多人。奴役占。鄉勇則虛應故事。將領則總彙虛懸。參將以下皆紈袴。儲備則鋒朽藥銷。餉供則奇荒大疫。道殣相望。豈直一方之利害而已。縉彥于正月初四。自兵科都給事陞兵部尚書。是夜星入月中。古云星入月中。中國破。君

亡

廿六己卯

諭兵部淮陽爲南北咽喉宜有重兵防扼著漕督鹽法二臣增募。南京地震。

廿八丁巳

始傳平陽之陷都人大震。陳演揭救在獄中諸臣。

命限十日審結其方士亮姜垵尹民興龔鼎孳保出。

三十己未

晉王奏晉疆萬分危急。塘報賊陷閩鄉。

李自成偽封

二月初一庚申上平旦視朝忽得偽封啟之其詞甚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

五

悖末云限三月望日至順天會同館暫繳一時相顧

失色。

是日命工部尙書范景文禮部侍郎王瑜並兼東閣

大學士。諭吏部曾櫻名城屢陷革職提問。

初二日辛酉大同總兵張報逆賊闖關。自成破汾

州。

初三壬戌兵科韞如愈言晉寇訛傳時晉已殘破諸

臣相戒不欲上聞。總兵周昌吉奏保德嬰城固守

內省豪衿把持懷慶夜變福王同母走出東門棄母

兵閒。狼狽走衛輝。依潞王。

初四癸亥。諭部院言官論事。須明白直陳。近來多埋
伏隱語。殊非告君之體。着嚴行警戒。姜埰允予謫。
戊邊遠。蔣拱宸方士亮尹民興從輕擬杖。

初五甲子。命迎護益藩歸國。山西糧儲道程奏。晉
省監課欠至七十餘萬。子劉之綸諡。

李自成偽檄

初六乙丑。賊圍太原。時余應桂初開平陽破。諸將皆
遁。太原無一兵守。城賊圍三日。以數人上城。開門而
入。明季北畧。卷之十。

十六

入賊移檄遠近。有云。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恒多臣
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甚至賄通官府。朝廷之威
福日移。利入戚紳。間左之脂膏盡竭。又云。公侯皆食
肉。紈袴而恃爲腹心。宦官悉齧糠犬豚。而借其耳目。
獄囚纍纍。士無報禮之思。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恨。
人讀之多爲扼腕。而朝臣若處夢中。惟薦某人營某
缺。門戶苞苴是務。有識之士。無不寒心。

上諭。戶部邊寇孔棘。外解不至。皆因有司急贖贖而
緩錢糧。不嚴立賞罰。何以勸懲。以後在內。責成部科。

在外責成。巡撫痛禁索耗。完足者陞四品京堂。未完九分者革職。中書張同儼奏。楚豫偽官多係紳衿。從賊。宜示教官。以諸生忠逆爲功罪。下部酌議。

初七丙寅。總督余應桂報晉中瓦解。徽州鄉勇拒殺賊兵。

蔡懋德太原死節 附畢拱辰應時盛

初八丁卯。李自成陷太原。先是賊破榆關。長河二千五里之防。晉獨當之。賊衆耽耽窺渡。巡撫蔡懋德駐防蒲澤。且南北策應。頗挫賊鋒。癸未冬。保德州告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

十七

急歸鎮省城。守河道。將聞警奔潰。巡按御史汪宗友時糾其懦。奉旨革任。聽勸以郭景昌代之。未至。副將陳尙智投賊爲前驅。總督余應桂畏賊甚。遲迴河上。一無所爲。甲申正月二十九日。賊從沙澗竟渡。三晉遂成破竹之勢。既陷平陽。二月初六日。圍太原。太原無重兵爲守。賊馬步號二十萬。或勸懋德移鎮候代。可以卸責。懋德不可。誓衆死守。登陴拒敵。矢石火藥。傷賊甚衆。遣牙下驍將朱孔訓。牛勇督兵五千出戰。孔訓傷于砲。牛勇陷陣死。一軍皆沒。城中奪氣。賊攻

○圍三日。初八日。丁卯。城東南角樓。砲裂焚燬。風沙陡作。對面莫辨。守門將張雄。爲賊內應。賊以數人乘夜。大風從東。卅角登城。城遂陷。懋德草遺疏。授贊畫。知縣賈士璋。聞道。奏京師。引佩刀。欲自刎。爲衆所奪。中軍應時盛。扶公上馬。欲衛出城。懋德跳下馬。曰。吾封疆之臣。應死封疆。汝輩自去。衆強之。懋德大呼曰。汝等欲陷吾不忠耶。遂至書院。三立祠。惟時盛相隨。懋德南向自縊。軀輕氣不絕。時盛解鐵甲覆其身。候氣絕。亦東向自勒死。時甲申二月初八也。蓋時盛以遼

明季北畧

卷之十

十八

諸生爲懋德識拔。隸幕下。見草遺疏。卽歸寓。殺其妻妾。與十四歲子。期以死殉。卒如所志。文武將吏與懋德同死者。布政趙建極。巡按陳純德。按察副使毛文炳。及府縣各官四十六人。賊尸之于街。懋德字公虞。號雲怡。蘇州崑山人。萬曆丙子舉人。已未進士。司理杭州秩滿。授儀曹。卽出爲江右督學。備兵嘉湖。巨寇阿丑流毒四省。公授幕署許世威方畧。擒之。青石橋分守湖南。以計擒湖賊齊天王等。烈皇帝知公才。召對稱旨。擢公巡撫山西。公旣死。闖恨公不驗屍。時加

及斷頸公標將段可達收公屍。搆士掩之。賊退始入棺。公稱漢月師入室弟子。故在危城中。語人曰。吾學道多年。已勘了生死。今日正吾致命時也。子方炳。顯卓犖。甲申冬。得旨謚忠襄。子贈廕。與邑人王壽立祠。賜名。雙忠。應時盛。并附祀。壽事在戊寅二月。

畢拱辰字星伯。號湖日。萊州衛人。萬歷丙辰進士。歷仕至按察使僉事。改山西分巡。冀甯賊入太原。執公至。僞將軍劉所脅之降。公山立不動。遂遇害。與蔡懋德。趙建極。三口同棄晉王府西墀下。越八日賊去。材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

十九

官段可達以牆土覆之。公無子。無人爲請卹者。丁雄飛與陳皇士云。公生平最好書。官南曹時。相遇。輒屏駒從。同至書廊。簡閱書史。或從街口地上攤殘籍中。偶得數葉。則大喜。署中無事。終日讀古。嘗以書相餉。受人餉者。必以其人所未見者。報之。家中積書幾萬卷。惟清執不善視。上官以故通籍二十年。尙浮沉郎官。尤通歷法。所著有義俠紀事等書。

啟禎錄。一刻方伯朱忠須攷

張履旋投崖

此應入初二日內

張履旋舉人吏部尙書張愼言之子也爲官至山西汾州陽城縣賊執履旋拷銀履旋義不受辱貽書父曰與其虧體辱親不如殺身明志遂投崖而死宏光朝贈御史

初九戊辰劉澤清移鎮彰德錄陳郡屠戮贈開永傑等少卿

初十己巳閣臣蔣璟德以病召對不能趨赴

十一庚午諭吏部平陽副使李士焜等七人先逃後返已經革職著戴罪立功自贖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

二十

十二辛未順天撫揚奏飢民焚掠諭刑部張國維中樞溺職一徒豈足以蔽辜又諭吳昌時依律處斬馮源等附近充軍財產并罪輔周延儒贓產籍沒充餉又諭周延儒見賄忘法本當全沒財產量追二十萬着周正儀周奕封完納吳昌時量追五萬俱免籍沒高傑縱兵東下鳳督馬士英迎駐徐州十五甲戌賊探馬至大安驛備達京師賊遣僞官于山東河南州縣各處代任每官先遣牌至州縣士民各苦征輸之急癘恨舊官各借勢逐之執香迎導

遠近風聞若狂

山西全陷

十六日乙亥。李自成至忻州。官民迎降。進攻代州。五臺知縣投降。地方官有載牛酒以迎者。有備子女以戲者。總兵周遇吉守代州。出奇奮擊。連戰十餘日。殺賊萬餘。自成令諸路賊進攻。遇吉兵少。食盡。退守甯武關。賊陷懷慶。抵固關。分取真定保定。上至是始聞山西全陷。命叅訪諸三分遣太監高起潛等十人監制甯前通津各鎮。張繕彥疏言。今日糧餉中斷。士馬明季北畧卷之二十

三

虧折督撫各官危擔。役卸若一時添納。臣十員不惟物力不繼。抑且專權分掣。反使督撫藉口。上不聽上諭院部。寇氣方熾。畿輔戒嚴。固圉安民。全在察吏。該撫按將所屬官嚴加甄別。必清謹循良。素爲民戴者。可許留任。責令募鍊。鄉勇。整備城守。如貪殘及闖冗者。勒令去職。另擇賢能。推補。

馬嘉楠疏

十七丙子。吏科馬嘉楠言。皇上亦知孫傳庭債事之烈乎。守關原自有餘。大言一鼓蕩平。明知不可爲而

僥倖爲之。以塞前言。是以進退失據。今不復以覆轍爲戒。而空拳徒膺。萬一晉陽與淮北俱震。則爲禍愈激。非知彼知己着數也。臺臣陳丹有借兵士司之說。尤當商酌。以數世豢養之兵。尙不能必其用命。而向蠻夷責大義。此實難矣。况不能裹糧景從。則搜括不加倍乎。百姓見兵過。尙握手閉戶。狼兵一來。保無驚竄。狼子驕悍。兩粵之間。又增多事矣。

戶科介松年言。士飭不振。廉耻風微。倡逃迎降。出自衿紳。深可痛憤。亟宜崇獎節烈。以收拾人心。上甚是之。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

十一

十八丁丑。河南巡撫蘇京報賊窺懷慶。賊騎已叩固關。將逼真定。真保之間。全憑道路之口。京中嚴戒妄言。

堪任督撫諸臣

十九戊寅。吏部題堪任督撫諸臣。沈迅。魏公。韓孫肇。與朱家仕。萬元吉。馬鳴騷。楊毓楫。何楷。聶明楷。周光允。許譽卿。汪心淵。毛九華。蔣允儀。王道純。詹爾。選黃宗昌。鄭之尹。王守履。李長春。毛羽健。

二十己卯太康伯張國紀進銀一萬兩命進封侯爵
廿一庚辰驟寒大雪凍死人無數兵部塘報太原
分州潞安連陷諭亟訪各藩諸王下落諭河南
總兵土國寶加意整頓立功自贖命內官閻國輔
等賫餉往薊寧等處分給又諭吏部朕念豫楚殘
破州縣料理需人各撫按官自行挑選不拘科目雜
流生員布衣但才能濟變卽與填用有能倡義募兵
恢復一州縣者卽授知州知縣功懋懋賞朕不爾靳
分敕內官監制各鎮寧前高起潛通津臨德廬維寧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

三

真保方正化宣府杜勛順德彰德王夢洵大名廣平
閻思印衛輝懷慶牛文炳大同楊茂林薊鎮中協李
宗化西協張澤民兵部報鄒魯之間土寇圍聚
廿二辛巳差內官王坤科臣韓如愈巡歷地方催解
京邊正項并改折贖贖及周延儒吳昌時朱大典等
贓銀督解諭刑部張國維附和罪輔朦蔽君上本
當重治念方士亮等輕擬著免罪候用河南巡按
蘇京報賊逼澤州催任濟速到任

賊陷真定

廿三壬午賊真定。先是知府邱茂華聞賊警先遣家出城。撫臣徐標執茂華下獄。標麾下中軍官何標登城畫守禦。劫縛出城外殺之。勞獄請茂華出。茂華遂檄所州縣豫叛待賊數日。而賊始以數騎入城。收帑籍地。距京城止三百里。寂然無言者。徐標號鶴洲。濟甯人。天啟乙丑進士。巡撫保定。右副都御史。守真定。斬賊使碎偽牌。

廿五甲申。兵劉澤清請于青登諸山開礦。前銀着巡按設法。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

十四

廿六乙酉。進魏藻德。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河道。屯練進方岳貢戶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漕運。屯練往濟甯。旋以敵報甚急。或言各官不可令出。出卽潛逃。遂止。藻德等不

遣

禮部奏桂惠一藩同走粵。著賈誼書慰門。

李邦華議南遷

先是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華與左庶子李明睿私議南遷。上親行與東宮孰便。明睿曰。太子少不更事。

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敬。不如皇上親行爲便。至是上命府部大臣各條戰守事宜。上候于文華殿。邦其明睿。與少詹事項煜各言南遷。及東官監撫南京。上驟覽之。怒曰。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國家若此。無一忠臣義士爲朝廷分憂。而謀乃若此。夫國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復多言。

附記南遷得失

或問南遷得失。何如。予應之曰。當自成踰秦入晉。勢已破竹。惟南遷一策。或可稍延歲月。而光時亨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

三

以爲邪說。其事遂寢。天下恨之。然景泰時也。先入寇。徐有貞亦倡此說。時未之從。卒能固守。卻敵宗社。晏然時亨亦持是見耳。使以時亨之說爲非。則因君死社稷之義。謂何必以邦華之說爲非。則徽欽羅繫組之辱。可乎。二者得失。必有辨之者。似光說稍長。然問今日將相。果能如于忠肅輩否。不能則遷國圖存。未始非救變之一策。而時亨目之爲邪。過矣。且先帝身殉社稷。假令時亨罵賊而死。雖不足以贖陷君之罪。尚可稍白始志之靡他。而竟

躬先從賊。雖寸磔亦何以謝帝于地下。平是守國之說。乃欲借孤注以邀名。而非所以忠君也。邦華以身殉國。是南遷之議。乃所以愛君而非以邀死也。獨是明睿南行之說。亦有未盡善者。使上駭行于賊未至時。則人心駭懼。都城勢若瓦解。後世必謂輕棄其國。上若遷于賊之將至時。則長途荆棘。未免爲賊所伺。而有狼狽之憂。故爲上計。不如死守社稷。得古今君道之正。若太子者。天下之本。宜及賊未近時。令大臣默輔南行。以鎮根本之地。以

明季北畧

卷之三十一

三

繫天下之心。設北都有急。亦可號召東南爲勤王之舉。卽不然。亦不至父子一網打盡。且非獨太子宜南。卽永定二王亦宜分藩浙粵。伏意外之圖。奈何一堂聚處。加燕巢于幕。禍及而不知也哉。且明睿謂太子之行。有專命稟命之礙。不知天下事有可權者。昔唐元宗避蜀。卽使肅宗收兵靈武。雖欲克復兩京。亦以安史勢急。恐一旦不測。父子同盡耳。今日之事。何以異此。竊謂上宜守北。太子宜南行。似爲兩便。雖然。謀之善不善。事之成不成。皆人

也亦天也。

余應桂請調諸將

勦總督陝西余應桂上言。賊衆號百萬。非天下全力
勦之不可。請調天下鎮將如左良王吳三桂并高傑
唐通周遇吉黃得功曹友義馬科張天祿馬岱劉澤
清上國寶劉良佐葛汝芝及副將邱磊惠登相玉光
恩孔希賢金守亮等齊赴軍前。會師真保之間。督撫
之外加一督師。如史可法王永吉其人者。賜以尙方
懸公侯之賞。以鼓勵之。庶賊可滅也。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

七

賊勢甚盛。諸臣終日嗷嗷。未曾說着痛癢。惟此疏
切要可用。惜乎已晚。

廿九戊子。大學士陳演面陳引退。許之。先是上憂秦
寇演謂無足慮。至是不自安。故求去。止賜路費五十
兩。馳驛歸。時道路梗塞。演以貲富不敢出京。延半月
而及禍。

批余應桂疏。應桂既不入秦。又不防河。何故往來介
霍間。中軍鼓譟。庸怯可知。諭兵部。寇氛孔棘。秦所
式不候交代。輒自離任。任濬久報赴任。一味退縮。俱

着革職。濬充爲事官管事。

三月己丑朔張鏞請監國南京

李自成入畿輔。京師滿城洶洶。傳賊且至。而廷臣上下相蒙。政府中樞終日會官羣訟。揚揚得意。如平時。上命部院廠衛司捕各官。譏察奸宄。申嚴保甲之法。巷設邏卒。禁夜行。巡視倉庫草場。魏藻德請自出京議餉。諭以在閣佐理兵餉。着黃希憲路振飛加意。召前兵部尚書張國維庶吉士史可程。進士朱長治。陳川諸生張鏞。來中正門。鏞言三策。首請太子監國。明季北畧卷之二十

天

南京擇重臣輔之。諭府部寇氛孔棘。戒嚴城守。

昌平民謀焚劫官民舍一空。宣府告急。命鎮朔將軍王承允偵賊所向。命遣戍有罪內官朱晉等俱

釋罪閑住。

初二日庚寅

上召府部錦衣詹翰科道等至中樞。問禦寇之策。奏對者三十餘人。有言守門乏員。當今之急。無如考選科道餘皆鍊兵。加餉套語。賜茶而退。命內監及各官分守九門。稽出入。京城武備積弛。禁兵皆前征太

唐久罄。至是命襄城伯李國禎提督城守。守西直門。全門勲臣一。卿亞二。論文武輸助。初議僉民兵魏濠。德曰。民畏賊如一人。走大事去矣。上然之。禁民上城。全晉之破陷始聞。何謙以兵變間。命謙帶罪安。隴。淮撫路振飛。練義勇。各保坊村。

初三辛卯李建泰請南遷

李建泰上書請駕南遷。願奉太子先行。上召對平臺。論閣臣曰。李建泰有疏勸朕南遷。國君死社稷。朕將何往。大學士范景文都御史李邦華少詹項煜請先。明季北畧卷之二十

无

奉太子撫軍江南。給事中光時亨大聲曰。奉太子往南。諸臣意欲何為。將欲為唐肅宗靈武故事乎。景文等遂不敢言。上復問戰守之策。衆臣默然。上歎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尔遂拂袖起。

命福建撫按送益王回藩。時韓王亦避地屬縣。令速返國以資屏障。先是詔諭藩王捐貲守國。乃益府冠未葺。城長史推官輒敢倡議。護藩遠遁。而撫按不發兵助守。且令權達益府暫駐邵武地方。官宜供應。護送回國。毋致失所。命張國維催督浙直兵餉。

甲乙史載李邦華之請在初六日

初四日壬辰帝星落 封諸將

欽天監奏帝星下移詔百官脩省 詔封各總兵吳
三桂平南伯左良玉甯南伯唐通定西伯黃得功靖
南伯給敕卽劉澤清竇國一級劉良佐周遇吉高傑
馬岱馬科美宣孔希貴黃蜚葛汝芝高第前定國王
承允劉芳名李棲鳳曹友義杜允登措 從吉
楊御藩各陞署一級督撫馬士英王永吉 王田李
希沆分別應寶署 福周潞崇四王各棄藩南奔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

三

衛師卜從吉南奔駐宿遷

初五日癸巳

上命李國禎練京營兵守西直門 封疆重 俱許
鬪贖又設黃綾冊募百官鬪助

初六日甲午

始棄甯遠徵吳三桂王永吉率兵入衛又召唐通劉
澤清率兵入衛澤清前命移銀彰德因縱掠臨清南
奔惟唐通以八千人入衛命太監杜之秩協守居兵
關賞通銀四十兩大紅蟒衣紵絲二表裏其官兵入

千八十二人。內庫發銀四千五百兩。每兵五錢。甲乙史載。初七唐通。陛見上慰勞。再三協守云云。

大同告急。命內官謝文舉火速赴任。論部院近來庶績廢弛。治功罔奏。總由上官不行料理。司官孤聽吏胥積蠹。相仍惟賄是視。以致流弊不可勝言。今後堂官務要正己率屬。左右侍郎分任料理。不得優游藏拙。如司官闕冗。一任吏書及假手濟貪。賄跡有據者。卽指叅拏問。

周遇吉甯武大戰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

三

李自成薄甯武關。傳檄五日不下。且屠總兵周遇吉。悉力拒守。大砲擊傷萬餘人。會火藥盡。或言賊勢重。可歎也。遇吉日。戰三日。殺賊且萬。若輩何怯邪。然勝之一軍。皆爲忠義。萬一不支。縛我以獻。若輩可無恙。于是開門奮擊。殺賊數千人。賊懼欲遁。或謂賊策曰。我衆彼寡。但使主客分別。以十擊一。蔑不勝矣。請去帽爲識。見戴帽者。擊之。遁出。戰不二日。可戰也。賊引兵復進。迭戰。脫帽以自別。我兵大敗。遇吉闔室自焚。揮短刀力戰。被流矢。牙兵且盡。見執罵賊。縛于市。磔。

焉遂屠甯武嬰穉不遺自成既殺過吉嘆曰使守將
蓋周將軍者吾安得至此。遺聞云過吉夫婦臨陣
截賊無數抄本云過吉設奇制敵每戰必勝自成懼
過吉夜率壯士二百縋城入賊營賊大敗退二十里
持半月而姜瓖等救兵不至三月初一城陷過吉率
民兵巷戰手殺數百人力竭被獲不屈而死。

周過吉傳

附配劉氏

周過吉號萃庵錦州衛人也。

撫史作錦衣衛指揮籍

鎮守山西

兼關門代州三關總兵官太子少師中軍都督府左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

三

都督夙稱戰將夫人劉氏驍勇多能賊勢猖獗請益
鎮兵二千部覆以副將熊通統之甫至河干叛將陳
尙志迎賊卽令熊通歸鎮說降公怒叱之曰吾受朝
廷大恩豈若爾輩叛逆爾領兵二千不能堵賊反爲
賊作說客耶立斬之令標下提塘都司楊志榮傳首
京師併請救兵時甲申二月十二也十五賊偏甯武
蓋賊自破太原後乘勝席卷勢如破竹志意甚驕其
視甯武一關旣非雄險而兵力又微直摧枯拉朽耳
公晝夜練兵更選城中壯勇得數千人激以忠義迎

而遂賊不爲備。其前驅皆歎民斬殺已盡。搗其中堅。復殲賊精銳。不可數計。賊鋒雖挫不却。屢戰始薄。城下每戰賊傷甚多。公日則列兵城外。以戰爲守。夜則收兵入城。登陴擊打賊死。又無算我砲旣盡。賊得昇大砲擊城。援兵不至。計無如何。公密令健兵伏巷。開門誘賊。賊進城及萬餘。卽將城門闔下。伏兵四起。殺賊無噍類。傷四驍將。闖賊大恨。擁兵環攻。連四晝夜。力不能支。城陷。公復躬先巷戰。城中兵民感公忠義。雖兒童婦女無一人受屈者。悉爲賊屠。公傷重被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

三

執罵不絕口。賊縛之教場旗竿上。亂箭射之。共轡其肉。一作自刎是時署中男子相繼出戰。死亡畧盡。夫人劉氏率家中婦女數十人。據山頭公署登屋而射。每箭死一賊。賊不敢迫。縱火環燒。劉氏合宅盡作灰燼。廿五日賊集頭目。計曰甯武雖破。受創已深。自此達京。尙有大同兵十萬。宣府兵十萬。居庸兵二十萬。陽和等鎮兵合二十萬。盡如甯武。詎有子遺哉。不若回陝休息。另走他途。已刻期。明早班師。更深忽有大同總兵姜瓖。差人賈降表至。賊喜甚。設宴厚款。甫坐定。而

宣府總兵王通亦至。且以百騎來迎賊。謬謂天與。優
答二鎮。豫加封爵。一意長驅。亡何。居庸及各鎮總兵
曰。邦正劉芳名等。并昌平文武。相次乞降。迎表。鷄集
此賊。陷京城。多有半面與失手足者。皆甯武所斫傷。
莫不嚙指以告人。謂周總兵真是好漢。殺去我等數
萬人。再若有此一鎮。我主安得到此。楊志榮出揭備
陳顛末。都督陳洪範上其事。贈太保。謚忠武。祀旌忠
祠。

嗟乎周忠武之殉難。闔門親屬。盡化烟塵。合鎮兵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

三五

民悉罹鋒刃。死後賊猶嚙指而畏。則前此未聞尤
異者。劉夫人之親率婦女。憑牆射賊。卒與全家俱
燼。壯哉。李小有有云。以視親執桴鼓之。斷王夫人
勇矣。愧無其烈。以視犬婦同死之。趙昂發妻烈矣。
愧無其勇。知言哉。

抄本載三月初一甯武陷。遺聞載二月初八百申
陷。編年載陳演乞休後。甲乙史載三月初九丁酉
屠甯武。他本第云三月。而不誌日。獨本傳載二月
廿四五屠甯武。以楊志榮出揭備。陳顛末。則本傳

似爲有據。

初七賊陷大同

乙未李自成陷大同知府董復鄉宦韓霖俱降。初賊揚言降者不殺兵民皆欲降。撫臣衛景瑗罵賊被保。張國維率數騎南行。文學李若葵閤家九人自縊。先題曰一門完節。

衛景瑗傳

衛景瑗字仲玉號帶黃。陝西韓城人。天啓乙丑進士。除河南府推官。擢山西道御史。劾閣臣周延儒朝論。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

五

稱之。壬午陞僉都御史。巡撫大同。甲申二月李自成陷太原。督臣王繼謨望風遁。賊至甯武。周遇吉告急。公趨大同。鍾姜瓖提兵往救。瓖持兩端不行。甯武陷。三月一日賊至大同。瓖以城降。執公去。見自成不屈。據地坐大呼皇上而哭。自成曰忠臣也勿殺。公起以頭觸石血淋漓。賊拘之營中。六日公自經于海會寺。冠服南面哭。稽首而絕。延安推官顧咸正爲之誌。口綱目書劉公幹自經于金軍。以爲金不能以威屈幹。而幹自經云爾。衛公有老母。又當賊方。陽慕公不殺。

若可以無死而公持義益決從容自裁可不謂之得正矣乎若夫封疆之故蓋難言之其時邊兵缺餉已八月而鎮臣內畔雖有善者無如何矣南京贈公兵部尙書謚忠毅

一載天啟壬戌進士賊至被執命之跪公不肯曰此膝不屈第二人卽當殺我賊禁之別室終不屈遂自縊死

初八宣府陷

丙申自成陷宣府時叛將白廣恩以書約總兵姜瓖

明季北畧卷之二十

美

降監視太監杜勳緝袍人騶出城三十里迎賊入城賊揚言降者不殺軍民聚謀藉藉撫朱之馮懸賞勞軍守城無一應者三命之咸叩頭曰願中丞聽軍民納款可保一城性命之馮獨行巡城見紅衣大砲曰汝曹試發之可殺數百人賊雖殺我無恨矣衆又不聽之馮不得已乃自起燃火兵長競挽其手之馮憤甚乃奪士卒刀自刎宣府軍民俱迎降于賊監軍霍達走回京是日大風霾晝晦甲乙史云執撫臣朱一為殺之

兵科韓如愈奉差往省直催餉行至山東東昌府戴家廟劉澤清遣兵殺之曰尚能論我主將否也准撫路振飛坐河岸以令箭約各避難船魚貫進口預給鋪行供應。

朱之馮傳

朱之馮字樂山號勉齋順天大興人也天啟乙丑進士巡撫宣府甲申三月賊偪畿輔時宣鎮總兵王通已潛遣騎賁降表迎賊矣而公尚勞苦登淖與通分城而守各畫東西爲界賊信急飛章上告城中忽布

明季北畧

卷之十

五

訛言謂公疑宣入謀叛請兵屠城值上撥後兵二十萬旦夕且至人心益懼而又傳賊所過秋毫無犯發帑賑貧赦糧蘇困真若沛上亭長太原公子復出矣兵民望賊愈急十二賊全隊抵城下公方登城得禦見左右皆星散禁之不止惟存七八人環守公側意叵測俄報賊已從南門入滿城結綵或帛或布無者繼以紙百姓胸前皆粘順民二字焚香跪請賊騎已充斥街衢公憤甚令將大砲昇轉向城中擊之慢不應公不得已目起曳砲見藥線孔罕下鐵釘知事不

可爲卽索佩刀自盡。亦爲左右所匿。意在擒公。獻賊居爲首功也。公南面仰天哭曰。太祖高皇帝成祖文皇帝。今上皇帝。臣不意天命人心。一旦竟至于此。臣死當爲厲鬼殲賊。以報國恩。哭已五拜。以繩繫頸。二三僕隸在側。並無一言及後事。遂縊死。城樓簷下衆棄其尸于濠中。次早賊大肆掠而去。十四日始有好義者收殮之。濠邊狼犬夥多。屍經宿無不傷。惟公屍已兩日夜。面目肢體完好無恙。未幾而李鑑等兵起。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

三

李鑑成都人。由進士初爲分巡口北道。遇事敢爲。有膽畧。旣擢宣撫。尋罷去。以公代。時尙留宣賊旣破。城權將軍檄徵紳弁大姓。貫以五木。備極慘毒。酷索金錢。鑑亦不免啣賊刺骨。人心怨恨。至四月杪。藉藉言賊已爲吳三桂借兵殺敗。鑑因糾集數千人。于五月初五昧旦圍各衙門。立擒權將軍果毅將軍及防禦使州牧等僞官。是日卽設大行皇帝位。發喪哭臨。隨將僞官梟首。刳心祭享先帝。衆各灑血飲酒。誓師隨奉公柩入察院。改殮易以厚棺。謂屍必腐。敗擬用白

綾纏裹及啟視顏色如生毫無損壞垂幕中堂次第
哭奠三日後築墳葬之墓碣巍然尚在南都贈兵部
尚書謚忠壯

前載初八宣府陷而此傳則云十二賊抵城下前
備傳載三月一日賊至大同姜瓖以城降而此則
云初八白廣恩約姜瓖至朱之馮之死一云自刎
一云賊殺之而傳則云縊死似各不同總之善讀
書者不論時日之錯與死法之殊只看事之有無
與品之忠逆耳慎毋笑子書無定見也以後悉似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

三

此列

初九陽和陷

丁酉賊陷陽和陽和堡卽在大同之西道臣丁重華
出城十里迎降重華青城人以邊材薦仕者兵信
屢至內閣或蹙額相向或談笑如常范景文數舉南
遷之議方魏以爲惑衆力止勿言本兵張縉彥別無
布置但出示沿街擺砲設兵扎營各衙衙口更于城
上懸以待賊至而已上諭戶部寇氛孔急京邸
糧糗宜備目前米價甚平尤當乘時勸糴凡勦賊

曉諸臣及鄉紳富室商賈人等積粟利家上報數目
貯存不必納入公廩以千石爲率有好義之家積至
三千石以上者從優旌敘遇有緩急照原價發糶不
係指輸又諭援兵需馬甚殷勸戚文武各家有強
壯馬四不拘數目速交響進助事平優敘召見庶
常于中左門特命陳名真爲脩撰兼戶兵科給太
監王國怡火藥有僞選淮安知府鞏克順遺牌至
淮巡按王燮碎其牌摺責其人逐之

初十徵賊瑞助餉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

早

戊戌霸州道報至始聞真定之陷甯武報至畿輔
震動吳三桂以甯遠降大清高起潛棄關走西
山王承吉請嚴居庸關守禦山東總兵劉澤清
捷賞銀五千兩又詭言墮馬致傷復賞藥資四
十兩蟒衣紵絲二表裏命卽扼真定澤清不從卽于
是日大掠臨清統兵南下所至焚劫一空
上按籍命勲戚大瑞助餉進封戚臣嘉定伯周奎爲
侯遣大監徐高宣詔求助謂休戚相關無如戚臣務
宜首倡自五萬至十萬協力設處以備緩急奎謝曰

老臣安得多金。高泣諭再三。奎堅辭高拂然起曰。老
皇親如此鄙吝大事去矣。廣蓄多產何益。奎不得已。
奏捐萬金。上少之。勒其二萬。奎密書皇后求助。后勉
應以五千金。令奎以私蓄足其額。奎匿官。所與二
千金。僅輸三千。太監曹化淳。王永祚助至三萬五萬。
王之心最富。上面諭之。對以家計稍乏。僅獻萬金。諸
內官各大書于門。此房絕兌。復雜出古玩諸物。陳于
市以求售。後賊拷夾王之心。追十五萬。他金銀玩器。
稱是周奎抄見銀五十二萬。珍幣復數十萬人。皆快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

聖

之惟太康伯張國紀輸二萬餘不及也。又議前三門
巨室各輸糧給軍。且贍其妻孥。使無內顧。諸巨室多
不樂而止。

淮口擒僞官鞏克順。按臣王燮斬以殉衆。燮自任守
河。託撫臣路振飛守城。土民恃以屹然。

十一 頒罪已詔

此詔一載在二月十二日。然詔有三姑書于此。

已亥。上頒罪己詔曰。朕嗣守鴻緒。十有七年。深念上
帝陟降之威。祖宗付託之重。宵旦兢惕。罔敢怠荒。乃
百災書頻。仍流氛日熾。忘累世之象。養肆甘載之凶。

國政之益。驕撫而輒叛。甚至有受其煽惑。頓忘敵愾。自朕爲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爲朕赤子。不得而懷保之。坐令秦豫。邛墟。江楚。腥穢。罪非朕躬。誰任其責。所以使民罹鋒鏑。蹈水火。血流成壑。骸積成山。者。皆朕之過也。使民輸芻輓粟。居送行齋。加賦多無藝之征。預支有稱貸之苦者。又朕之過也。使民室如懸磬。田盡汗萊。望烟火而無門。號冷風而絕命者。又朕之過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荐至。師旅頻仍。疫厲爲殃。上干天地之和。下聚室家之怨者。又朕之過也。至明季北畧。卷之二十

望

于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竄而議不。清武將驕懦而功不奏。皆由朕撫馭失道。誠感未至。終夜以思。跼蹐無地。用是大告天下。朕自今痛加創艾。深省夙愆。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氣。守舊制。以息煩囂。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蠲額外之科。以養民力。念用兵征餉。原非得已。各撫按官。急飭有司。多方勸輸。無失撫字。倘有擅加耗羨。驟混私征。又濫罰淫刑。致不堪命者。立行拿問。其有流亡來歸。除盡豁逋賦。仍如安插。振濟。毋致失所。至于罪廢諸臣。有公忠正。

直廉潔幹才。尙堪用者。不拘文武。着吏兵二部。備核
推用。草澤豪傑之士。有恢復一郡一邑者。分官
功等。開疆卽有陷沒。脅從之流。或能舍逆反正。率衆
來歸者。准許赦罪立功。若能擒斬。闖獻。仍予通侯之
賞。於戲忠君愛國。人有同心。雪恥除凶。誰無公憤。尙
懷祖宗之厚澤。助成底定之大功。思克厥愆。歷告朕
意。

時賊乘勢直下。人心震懼。朝廷日日召對。皆練兵按
餉套語。大僚且挾持羣下。欲使緘口不言。而庶臣猶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

三

有因召對欲希冀者。每對大僚。但稱待罪。庶臣多默
然。士只舉朝無人。對罷未嘗不痛哭回宮。在廷諸人
惟議閉門。不許人出入。一無所爲。城中人人自危。賊
復以掠金誘我兵。我又兵餉不繼。士卒解體。馬世奇
每朝罷輒歎曰。不可爲矣。命秉筆太監王承恩提
督內外京城。總督薊遼王永吉。節制各鎮兵符。一切
調度機宜。進退將吏。賞罰功罪等。俱聽便宜行事。吏
兵二部。給發空劄五百張。軍前應用。敕印卽行撥鑄。
城軍半歲之糧。賊警益逼。廷臣有勸上南遷。

者。上大怒曰。諸卿平日專管門戶。不肯爲朝廷出力。今日死守。夫復何言。諭兵部曰。都城守備有餘。援兵四集。何難刻期滅賊。敢有訛言惑衆及私發家眷出城者。擒治。各衙門詞訟暫停。監中各犯應釋者。速行省放。三吏部會議。凡罪廢諸臣。各復冠帶。開釋。以收拾人心。周王薨于湖嘴丹中。

十二昌平陷

庚子日。賊破昌平。州諸軍皆降。惟總兵李守鏢罵賊不屈。手格殺數人。人不能執。諸賊圍之。守鏢遂拔刀

明季北畧

卷之二十

四

以自刎。

順天巡撫楊鶚出巡。易服遁。督學陳純德臨遵化。中道走回京。李國禎每事遜王承恩。科臣戴明說劾之。

十三城門設砲

辛丑。各城門分設紅衣大砲。給守門兵人黃錢一百。左都李邦華。諭訛言抵罪。吏部李週知爲御史。徐必泓所論謝病不出。

十四孝陵夜哭

